

· 踱入21世紀行吟的澳門詩人 ·

黃文輝*：不要怕，我抒情罷了

詩 觀

詩是心靈存在的證明，是情緒與文字搏鬥的痕跡。

詩是靈魂的寫照，沒有自我的靈魂便沒有詩。詩祇為我服務，當我悲憤，當我傷痛，甚至當我處於離魂失常狀態，詩句記下了激情爆發的瞬間。

詩應是抒情，但情的觸發點可以是個人的，亦可以是社會的；從人是社會動物之廣義而言，詩抒發人於社會中的各種情感。

詩必須形象，沒有形象便沒有詩的想象寬度與思想深度，詩意便無從產生。

詩以文字創造形象，寫詩的過程便是以文字描摹情緒的過程；但詩的文字必須創新，現代人寫現代詩。我們或許不必像俄國形式主義者那樣為鑄新詞而故作奇特化，但創造新意象應是每一個詩人對自身母語所負的責任。



* 黃文輝，澳門筆會副理事長。著有詩集《因此》、《我的愛人》，散文集《不要怕，我抒情罷了》，文藝評論集《字裡行間》。

愛情香口膠

如果，愛情像
香口膠
你要有勇氣與智慧
判斷甚麼時候
把它吐出
除了糾纏着的粘外
已不再叫你感着任何的
甜，或者乏味
你也嚼得累了吧

唯一請注意的是
不要隨處亂吐香口膠
要用紙包好掉進垃圾桶
這是現代公民應有的微薄文明道德
如果，愛情像
香口膠
處理方法
同上

過廣州

就只剩下
一輛自行車
孤單而熱鬧
穿行
背後的愛情消失了
就像今夜一盞又一盞
路燈停靠在
雙腳的岸邊
聽寂寞浪拍
卻沒有
愛情的體息

舊路，也是一條
新路，當怯懦的
眼神撞上熱情的
風景。當遲疑的

汗水滴到勇猛的
車聲。你醒覺
是回憶在搜羅
罪證
你沒有勇氣投降

影子三題

一、影子

你誕生在天地初開的時候
當上帝說要有光
就有了光
就有了你

你是世上最璀璨的精靈
有光明的地方
便有你的倩影

你是世上最忠誠的伴侶
不管走到哪裡
總有你緊隨左右

你拒絕與黑暗合流
寧可消滅自己的形體
以等待光照的重臨

你無私地奉獻着自己
永遠靜默地披着漆黑外衣
以映襯光明的純潔

你是永生的天使
任天地日昇月上
總有你安閒地守護着
世間萬物

二、罔兩給影子的話

不要以為
祇有你孤單地行走在

命運主人的身邊
在你不為意的地方
有人早已默默地
隨你生而生
隨你滅而滅

不要以為
你是生命鐘擺上
最無奈與被動的
指針。要知道
我便是迴響着你的
鐘聲嘀嗒嘀嗒

不要以為
在暗黑中獨自飲泣的
淚水沒有被光照見
我願是最卑微的
塵埃，承受你
每一滴淚珠的重量

不要以為
沒有人明白受命運
奴役的劬勞
當你躺下嘆息時
我願意承托你
每一絲的疲憊

祇想你明白
當光明的和煦沐浴着你的時候
有一個人願意
靜候在黑暗中
追隨你的足印

註：罔兩，即影子的影子，見《莊子·齊物論》。

三、影子給罔兩的話

我們有着同樣被牽引的命運
卻有着不同的追求
你追求影子

我追求光明

我祇為光而活
也祇為光而滅
我不管他把我拉得多長
也不管他把我壓得多圓
我是他手中的泥人膠

他的璀璨與輝煌
創造了我
我的明滅與變化
豐富了他
我們是天地的交融
神靈的造物

而你，我可憐的追求者
是命運流產的畸胎
營養不良的人生
沒有光明的護蔭
卻有黑暗的主宰

對不起，我無法為你的命運
解脫，當我們注定是
兩條無法交匯的平行線
我不相信一見鍾情的神話
卻聽任命命中注定的宿緣
縱然是我生你生我滅你滅
唉，那是寓言故事的謊言
又怎及真實人生的無奈

對不起，這是人生舞臺上的
一齣戲
燈熄了
影滅了
你亡了

謁卡夫卡墓

黑暗的隧道
伸向你的墓地

高高的樹，舉起
一座天空的憂鬱
一排排木椅
在陽光下，幽幽地
發着光，等一串腳步聲
迎來一個陌生人

草染了墨綠的安息
互相堆扎着
守護百年的夢
而你在路旁
等待靈魂的審判

但其實沒有人在乎
你是蟲子還是罪人
你空洞的衣裳
早已被商標淹沒在
兜售的口沫
你是待價而沽的巨人

城堡開了門
接待無數的金錢測量員
祇有一個旅人
還在找尋一條變形的
鎖匙，在黃金巷之外
踟躕不得而入的門

幸好你被埋葬
在歐羅以外
在一座銅像以外
如果蟲子注定要
死去，孤寂是
最好的墓誌銘

犬儒新解

成為狗
祇因為書
讀得太多

是的，書讀得
越多越狗
或者說，越明白
這是個狗世界
或者說，這是個
狗的舌頭，與
狗的雞巴
世界

所以，這世界
哈巴得很
所以，這世界
慾望得很
其實，祇是
狗的兩面——
流着垂涎的乞討
流着精液的侵犯

故而，狗眼
越來越看低
人
因為，文明進步了
書讀得多了
也越來越狗，或
不如狗

所以，這是個
狗而下的世界
流行着
舌頭
雞巴

(24-11-2003)

布拉格的藍調

這裡的太陽
猛烈得像來自地獄的
煉火，燒得憂傷

也無處躲藏
而這裡本來是
一隻變形蟲啜泣的
斗室

查理大橋再次經歷
修補了無數次的
翻新工程，僵硬
的雕像，重複地
訴說着神諭
隱藏於歷史的年輪裡
披着一襲黑黑的外衣
哀悼着一個個興奮莫名地
取景於前的遊客靈魂

“布拉格之春”的坦克
已駛進，用冠德卡的皇冠
得得的馬蹄響起
一枝枝旅行團的領隊旗
代替了一隻隻憤怒抗議的
臂膀。資本，最終還是勝利了
但自由卻屬於成行成市的
兌換店

天文鐘準時響起
偶像的表演抬起了
無數遊人的頭顱和相機
裸身躺臥綠茵草地的
年輕人和奏着爵士樂的
遊船客人，分享着同一個
消費的閒暇
革命的烽煙已經消逝
祇留下抑鬱的藍天下
一道飛機的白煙軌跡
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在這段沉寂的時間裡

把聲音還給耳朵
把色彩還給眼睛

我是明亮的聾子
我是聰敏的瞎子
祇有心在說着
口在跳着

我是陸上的蜉蝣
我是地下的死水
祇有天空不會陸沉
祇有大地不會下雨

我在編織一個創世故事
糾纏在逗號的位置
說有了光便有火
說有了水便有淚
我要找回迷路的句號

一切都是耳鳴的幻覺
你眼睛看到的是耳朵聽不到的
你耳朵聽到的是心聲跳不到的
你心聲跳到的是皮膚摸不到的
你皮膚摸到的是呼吸透不到的
一切都是腸胃的幻覺

我是饒舌的啞巴
而世界太喧嘩

床 單

母親為我鋪好
一層花花的
床單
我在上面
睡覺
發夢
做愛
死去

我葬禮那一天
床單更花了

滿佈着
夢境的空虛，以及
愛情的體液，混和
命運的屍味
也火化掉了
灰飛煙滅

(21-10-03)

我的愛人(組詩節選)

—

我的愛人
愛折磨我們
要行血腥的祭禮
犧牲正運來
有荊棘揉搓着
慾望的心臟

你看見我嗎？
你正燃燒着呢
是我點着柴火的
你看見我嗎？
正磨轉着屍骨的
磷火

我們都溫暖着
赤裸而無血的肉體
用言語撩撥
垂死的嘴唇
說你恨我吧
說你恨我吧

是時候了
儀式莊嚴而無恥
還來了錯誤的你
還來了罪孽的我
釘子、火以及十字架

由毛髮開始燒吧

二

我的愛人
慾望是那麼微弱的
一陣風
要多少萬年的時間
才能將情感的大山
削成自己理解的形狀

更不要說山上的
那些野花
那些野樹
那些野花和野樹間的溪流
那些野花和野樹間的動物
你說，風可以如何吹
才可以
讓野花不再勾留
讓野樹不再勃發
讓溪流不再呻吟
讓動物不再春情

我的愛人
風可以如何吹

(07-10-04)

五

我的愛人
詩疲倦了
像時代迴旋處
那畦小菊花
黃黃的
白白的
害着肝病，也
流着鮮血，虛脫
如每一輛經過汽車的
廢氣，除了死亡

便是害人
死亡

我的愛人
我不敢愛了
像詩，也不敢
說愛了，怕被人耻笑
虛偽得太真實
連電腦線上某次做愛的
喘息數碼
也不敢如此囂張
宣稱入侵了她的身體
愛情是病毒
我們都是屠城的木馬

(23-08-04)

八

我的愛人
記憶可以抹去嗎
為甚麼我的心裡
苦果的種子開始發芽
撐起一蓬荊棘
刺向每一片路過的
回憶

苦得太自憐了
把眉頭的心事
也醃得發霉
祇剩眼眶中的一汪死水
醞釀着春天的溫柔

我的愛人
要把過去忘掉嗎
為甚麼腦海總要翻起
胃酸的舊賬
這退去漲來的白沫
是傷心的餘唾
還是情殤的祭奠

我已沒有問題了
雖然答案早已沙啞
那是眼淚腐蝕的緣故
便祇候蒼蠅飛過
傳來絕望的病毒

(02-05-05)

九

我的愛人
愛情是木乃伊
將一具空洞洞的皮囊
塗一層又一層的防腐劑
緊緊地捆纏包紮
深深地埋進密室
然後便是咒語
然後便是神秘
然後便是遺忘

我無法看懂那奇形怪狀的
文字。你說這是重生的
心訣，我卻是無舌的信使

十

我的愛人
刀割過皮膚
會有肉裂開
會有血迸出
為甚麼你走過之後
會有心裂開
會有淚迸出

因為愛情太鋒利麼
還是心太脆淚太急
那需要多少苦蘭
練就那無傷口的
絕望

抑或是愛情太鈍了
祇是回憶太沉重思念太綿長
那需要多少無知
背負那無形體的
空虛

(02-05-05)

十一

我的愛人
我們是那麼
赤裸而怯弱
畏懼而危險
以為可以無私地
奉獻，可惜
天國的路途太遙遠
而我們早已倒在
日常情感的
陷阱裡
掙扎着，以淋漓的
血肉，以射向天空的
靈魂，渴求
得救

但十字架早在那裡
我們卻不是命運的王
甚至連犧牲的資格
都不具有
我們祇是被貶謫的
囚徒
判處流放
在無涯的苦獄
任情感的慾火
煎熬

我的愛人
黎明如此蒼白
我們甚麼時候能

盼到黃昏
好去安息

(22-09-05)

十二

我的愛人
一隻腳踏進陷阱
被鐵齒牢牢咬着
你知道
足踝有甚麼感覺嗎
我的心不可以告訴你

我的愛人
意外是這樣發生的：
情慾森林裡的不速客
以為前方是夢寐以求的
含羞草
沒想到底下早有
一片空虛等待獵物
我的愛情這樣說

我的愛人
彌留的時刻還未到
卻早嚐了痛苦的
黑甜，在無力掙扎
天空已越來越遠
死神怎麼還不降臨
我的肉體這樣哀求

(29-09-05)

十四

我的愛人
你是等候起飛的機場嗎
為甚麼我老找不到
你感情的登機口
是命運尚未發出

愛情的簽證
還是你情感的領空
拒絕入境

我的愛人
我護照尚未過期
雖然照片上的樣貌
已些微改變
但請你一定讓我入境
因為那一行驗證的
密碼，祇有你能
讀懂

我的愛人
蓋過異國他鄉的
烙印後，我依然要
前往你的國度
簽署最後的
關文
請打開一片天空
讓我飛翔

(09-10-05)

十八

我的愛人
他們不知道
這一夜的山風
因他們的到來
被薰得潮濕而沉重
於是，那一條冗長的
機場跑道的燈熄滅了
聽他們的心事絮絮
如同夜空的天際茫茫

我的愛人
她說她無法把心中的信
寫成明確的郵址寄出
反把那欲言又止的文字
捲曲成一把長髮飄飄

任一夜山風颯颯
送向那黯然的月色

我的愛人
他把所有的思念
譯成高空中飛機
打着的密碼，一閃一滅地
試探着地下燈火的回應
無奈那烏雲遮起的命運
總無法讓他猜破
寥落星光寫就的
愛情啟示

我的愛人
山下的城市漆黑又明亮
像她與他的遭遇
她在追念着另一片光明吧
他在苦戀着那一道影子吧
為甚麼這一夜時歇時下的驟雨
帶他們到了這一片進退兩難的
山頭找尋出路
卻讓她成了影子默寫着不想呢喃的憂鬱深深
卻讓他成了夜色伺候着不便明言的愛戀痴痴

我的愛人
這一夜的風好苦呀
這一夜的路好彎呀
她與他離去了
留下偷聽了一夜的欄杆
怔怔地望着
一架飛機去了
一架飛機來了
參悟着這是否就是
她與他的心事
像兩條不能交匯的跑道

(04-07-06)

二十

我的愛人
如果根本無法靠岸

你為甚麼讓我看見
那渺茫的地平線
然而卻有這浪一重又一重
然而卻有這風一陣又一陣
逆着我慾望的風帆衝來

我的愛人
如果這是無法燃起的溝火
你何苦遺留這一路的
柴薪一根又一根
然而讓我迷失在
濕霧繚繞的森林

我的愛人
如果這是無花無果的喬木
你何必以它一蓬的綠蔭
引誘出這一下午的夢
然而讓我驚醒於
愕然無助的星空下

我的愛人
如果我的愛情
祇是一廂情願的錯誤
你怎麼叫命運讓我再次
碰上這座孤寂的燈塔
以為於黑夜投來的光束
就是希望的影子
然而讓我擱淺在
兩顆心間的汪洋上
注定沉沒

(08-07-06)

二十二

我的愛人
你以為我祇貪戀你
青春的容顏如
五月蓮花的嫩紅
卻不知，我願意聽你

雨打秋荷寂夜的
心聲潺潺

我的愛人
你以為回家的路
祇有光與影黑白的
回憶瘦長，卻不知
你每一步足音的底下
都有我眷戀的
目光依依

我的愛人
你以為拒絕愛情
就是避開秋霜
替感情秤子添加的
紅葉累累，卻不知
你欠了春天的一個承諾
和我夏天一樹紅棉的
苦求彤彤

我的愛人
你以為你感情的船舵
無法忘記那一夜曾經
停靠碼頭的燈光，卻不知
我一海的波浪呀
正以無涯歲月的忐忑
等着你鼓滿風帆駛來的
期盼殷殷

(13-07-06)

二十三

我的愛人
一隻螞蟻
爬上你的肚皮
牠以為，這是不知名的
雪地一片
在你肚臍的內湖周緣
牠踟躕徘徊

沒敢躍進那
幽暗的深淵

我的愛人
在前進的路上
牠望見兩座
皚皚的雪山
然而牠知道自己的
渺小，祇敢低着頭
跋涉於一段
溫暖而拔峭的
雪原

我的愛人
經過曲頸的乾河
牠攀爬上
你含情的雙唇
牠不能理解
雪域過後，為何竟有
一座火山在氤氳著
絲絲誘人的氣息

我的愛人
這可憐的小東西
終究未能親近
火山的熱情
在牠鼓起平生最大勇氣
要邁出第一步時
牠暈死於自己的
激情

我的愛人
這隻螞蟻
叫寂寞

(26-02-07)

二十四

我的愛人
愛是一具骷髏

你是第幾節
肋骨

而我沒有了神經
血和肉
祇有一具空洞的
慾望，渴求
和你結合
在鋼筋與鋼筋
接合的荒原

我以為可以
找到血和肉
黏合的床頭
卻祇有掬剩的
一雙枯眼
瞪着無助的
眉頭

我祇能火化
才能有足夠的
顏料，描畫你
彼岸的容顏

我不能不思念
就像花不能
沒有色彩，而
一場粉身碎骨的
意外，宿命於
你我相遇的
擁抱

就讓這牆頭
寫滿命運的
啟示。而我是
最後那一筆
嘔濺出來的
斷肢，接駁不上
你嘴角深處的
呻吟

我的愛人
墳草長滿了
你的乳房
我被截去的舌頭
卻無法呼吸
你天堂的
氣息

我祇是一床
疼痛的白骨

——電影《筆姬別戀》(Frida)觀後
(26-06-07)

二十五

——兼給 C. I.

我的愛人
我們是相望着的
一對鳥兒
隔着宿命的
鳥籠，聽秋的落葉
一瓣一瓣地撕裂
時間的面紗

還是
棲身於天地
樊籠裡一雙
盲目的蝙蝠
呼吸着彼此
體息，卻無法觸摸的
緣份

抑或是
赤裸緊靠的
肉體，卻以
眼淚的枯枝
構築自囚的
怨恨

我的愛人
我與你的距離
是一對眼珠的渴望
還是，一杖依賴的
慾望，像一根筷子
追尋另一根筷子
想去挾起
那一川消逝的流水

我的愛人
你是我在那道岸邊
聽到的海浪，還是在
那個烏雲佈天的
夜晚，幻想出來的
星星

我的愛人
你是我的方向嗎
在漆黑中起降的飛機
託我問候你以風
塑造的容貌

我在等候
巖石命運裡塗鴉
出來的啟示

(16-08-07)

哀 King Kong

“不是飛機殺死牠，
是那個美女殺死牠！”
——電影中對白

錯了，你錯了
那不是愛情的獻禮
那是命運的誘餌
在你與她相與的那刻
在你被她迷惑的那刻
在你以為她娛樂你的那刻
在你以命為她搏鬥的那刻

錯了，你錯了
愛情是被圈禁的
獵物，在嗜血的森林裡
以自然的法則
弱肉強食着
像你必須要打敗的
恐龍與怪獸

錯了，你錯了
你以為捧在手心的
是奉獻的靈魂
卻不知畏縮的後腿
早已伸出愛情的門檻

錯了，你錯了
你無法明瞭她的“美麗”
就像她無法停留你的森林一樣
那祇是一道錯誤的風景
至於那柔情的撫摸
不過心懷歉疚的憐憫
你無必要以肉體
來抵擋命運嘲弄的子彈

錯了，你錯了
你祇屬於荒島野林的日落
不該偷看城市高樓的日出
就像你的愛情
祇屬於蠻荒世界的神話
卻不是文明人類的經典
你本該任人崇拜如巨靈
怎落得慘死異鄉成冤魂

錯了，你錯了
愛情不是你玩的遊戲
那是馬戲團的雜耍
機關槍的武裝
你縱有銅皮鐵骨
在不屬於你的石屎森林裡
終成了命運小報嘲笑的頭條

錯了，你錯了
不是子彈殺死你

是你以錯誤的愛情
自刎

03-01-06於觀看電影“KING KONG”後

哀悼·香水

死亡是注定的
就像誘惑
你因生而死
就像所有的
美好

不同的是
你如此拚命地
撫摸每寸肌膚
你如此貪婪地
吸吮每一滴汗珠
你成就了一夜的
歡聲笑語，甚至
狐媚春意，見證
得逞姦情
卻永遠逃不脫
被沖洗的命運

因為
帳內的激情過後
便是酸臭的厭惡
像你
像一種叫愛情的
頭皮屑
都得是屍體

(20-08-05)

欲歌無言

怎麼還未下雨呢
擱淺在沙灘的魚們想

風未肯飛揚
哪裡有裙裾遮掩寂寞的尾巴

泥沼中豬們回憶起
先輩艱辛犁地的背影

我那隻叫春的貓走了
整條路鋪滿難產的血

有蒺藜長於喉嚨
她說要用舌頭愛我

當天地的毛孔罵出聖歌
我在泥沼的血泊裡跟豬們一起求雨

而貓，懷着她的私生子
去找沙灘上寂寞的魚

(2000.11初稿，2002.11修改)

給翠翠

——音樂劇《邊城》觀後

你還在等麼？

你不知道吊腳樓下的
龍舟水早已枯乾
像你無言的眼淚
你不知道那虎耳草的
山歌早已沙啞
像你希冀的心情

你還在等麼？

是等渡頭潺潺的水聲重生
像爺爺葫蘆裡晃蕩的酒漿
還是朽壞的繩索再次連起
你與那顆心曾經有過的
距離

你還在等麼？

風因大地的空虛而生
水因流川的寂寞而唱
月因世間的黑暗而照
你的人呀
卻為甚麼還不歸去

你還在等麼？

那你定看到夏天的草兒黃了
秋天的蟲兒歇息了
你定知道星星閃了沒了
雲兒停了走了
自然的生命都在變化
為甚麼你的心呀
卻守着企盼不管天曉

你還在等麼？

你就見不到花轎抬過去了
棺木也抬過去了
見不到甜蜜的身影下船去了
怨艾的吵罵也下船去了
你等待呀
或許祇是一副棺木一陣怨艾
要明白，世間最容易如願償的
就是悲傷

你還在等麼？

命運給予你的
祇有匆匆的過客
祇有此岸與彼岸間的寒暄
而後，便是宿命的孤舟
陪伴着你

你還在等麼？
你還在等麼？

(26-11-04)